

北京胡同的名字很有意思,有的土得掉渣儿,比如狗尾巴胡同、粪场大院;有的很雅,像百花深处、什锦花园、芳草地、杏花天。花园大院,就是这样一条有着好听名字的老胡同。

花园大院,在石碑胡同旁边,东临天安门,背靠前门大街,离我家不远,过前门楼子,穿过天安门广场,走着就可以到。第一次到那里去,是母亲去世之后那一年的春节。那时,我快六岁了。去那里,是因为那里有崔大叔崔大婶家。崔大叔和我父亲是税务局的同事,崔大婶和我生母是河南信阳的老乡,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两家自然很熟。

那一年春节去崔家,一路上,父亲嘱咐我和弟弟进了崔家的门要先鞠躬拜年,一遍又一遍地教我说什么,怎么说。那时候,我内向得很,也自卑得很,非常害怕当着外人的面说话。一路走,一路背着父亲教给我要说的话,一路担心说不好,或者说错了话。

疑是林花昨夜开

周升枫

冬天,温暖的阳光固然宜人;其实那雪花纷飞和雪后银装素裹的景致同样动人可爱。岑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诗句,是人们所熟知的。那壮阔美丽的意境,实在引人入胜。诗人把大雪骤降比作梨花盛开,既贴切生动,又使人钦佩他的奇思妙想。唐朝诗人宋之问《苑中遇雪应制》中的“不知庭霰今朝落,疑是林花昨夜开”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景象!在现代作家中,郁达夫的《杭州》,写到过“冬时幽赏”:“三茅山顶望江天雪霁,西溪道中玩雪,雪后镇海楼观晚炊,除夕登吴山看松盆,等等。”他一连写了在杭州的四个地方赏雪、玩雪的不同情景。既具特色,又有优美深邃的意境。他的描写,使人更加信服“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这是文人雅士对雪景的欣赏和感受。在我童年、少年时期,对下雪天也有孩子特有的童趣。记得读小学五六年级时,也遇到过几场大雪。江南的冬天,不比北方,不是经常下雪的,更罕见大雪。偶然下大雪,在积雪厚厚的校园里、操场上,我们男童会在课余时间去打雪仗。虽是严冬,但奋力打雪仗,会浑身冒汗,两手通红,毫无寒意。宛如踢球打球,小伙伴们分成两组对阵,双方把捏成的雪团掷向对方。那时候同年级的学生年龄差距很大,我是属于小年龄学童,跟随比我大几岁的同学去打雪仗,听从大同学的调度指挥。热烈欢腾,达到了忘情的境地。直到上课的摇铃声响了,才恋恋不舍拍去衣服上的白雪走进教室。

在六年级的时候,遇到一场特大的雪,我们曾打过一次十分激烈的雪仗,以至于上课的摇铃声也没有听到。级任导师(现在称班主任)发现教室里空着那么多座位,就到校园操场寻找,这时已上了小半节课。我们都在玩耍,这是严重违反“校规”,是要受到处罚的。但当时老师找到我们后并未处罚,只是正色地批评了几句,提醒我们即将小学毕业,认真学习对升入一所好的初中是多么地重要,让我们赶快进教室。

我们对这位教数学的级任导师十分敬爱。她对学生,严而有格,严中有爱。我们每个学生对她心悦诚服。有一次我因病请假几天,她每天放学后都来看望我,为我补上落下的功课。数学(当时小学叫算术)一直是我的短板,她十分耐心,经常在课余时间把我们几个算术较差的学生叫到办公室补课,并耐心指导我们订正作业,从不厌烦。至今我仍十分怀念这位老师。

下雪天,除了打雪仗,就是堆雪人。这是男女同学共同参与的活动。大家自愿结对,分组比赛堆雪人的速度、高度和逼真程度。女同学心细,她们会把预先准备好的两颗桂圆(也称龙眼)核嵌在雪人脸的上部,把大红枣嵌在下巴正中作为嘴巴的红嘴唇,放的位置都很准确。在她们们的装饰下,雪人两眼黑黑明亮,小嘴恰似殷红的樱桃小口。以小学生的水平来衡量,再从鼓励出发,虽不能说巧夺天工,但也勉强称得上栩栩如生。许多老师看了都笑着赞扬!

那时每到冬季,我就盼望下雪,尤其下大雪。因为只有这样的天气,才会有此良机。已经过去好几十年了,那雪景依然是我一生中十分甜蜜的回亿。

那是一条闹中取静的胡同,胡同尽头,大门朝东,就是他们家。门前有棵老槐树,春节去拜年时,老槐树枝疏横斜。进了大门,是一个开阔的院子,房子围成半圆形,和我们大院的格局完全不一样。房前有高高的台阶,还有宽宽的廊檐,形成弧形走

花园大院

肖复兴

廊。走进屋子,木地板,水泥磨花吊顶,典型的西式样子,更是和我家住的房子不同。这样的陌生感,加剧了我的紧张,见了崔大叔和崔大婶,尽管父亲一再催促着我叫人,我却更不敢张口了。

崔大婶嗔怪地对父亲说道:孩子脸皮薄,不叫就不叫吧,别逼孩子啦!

崔大叔在一旁听了呵呵笑着也劝父亲。

父亲却死拧,不管崔大婶和崔大叔怎么说,非逼我叫一声“崔大叔崔大婶”不可。没有办法,我只好低着头,羞羞答答地叫

了一声“崔大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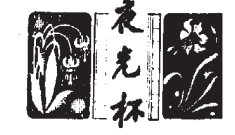
还没有叫崔大叔呢!父亲生气地说我。崔大婶一把把我拉过去,搂在她的怀里,说:行啦!快别难为孩子了,都快坐下吧!

那是崔大婶和崔大叔给我的第一印象。

后来,常去崔大叔和崔大婶家,如果是夏天,门前那棵老槐树下,一地槐花如雪。在北京,我家没有一个亲戚,我愿意去他们家,特别是崔大婶待我很亲,总会让我涌出一种家的感觉,她那带有信阳口音的话语,常让我想我母亲说话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呀!

每一次去,崔大婶总会留下我,给我做好吃的。有时候,她拉着我的手,爱抚地对我说:你娘要是活着该多好啊!看你长得都这么大,这么懂事了!说着,她会忍不住掉下眼泪。

1970年的冬天。我到北大荒两年多之后第一次回北京探亲,自然要先去崔大叔崔大婶家。从我进门到落座,崔大婶的目光一直落在我的腿上。我穿的棉裤厚厚的,笨重得很,棉花赶毡都臃在一起,让她笑话了吧?崔大婶没说什么。临离开北京要回北大荒之前,我去崔大婶家告别,她拿出一条早已做好的棉裤,让我换上。仿佛要和我穿的这条笨拙的棉裤故意作对比似的,那条棉裤又薄又轻。



这次世界杯出了个大冷门,北非小国摩洛哥以四胜一平的战绩,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圈,成为历史上第一支闯入四强的非洲球队。笔者作为一名援摩洛哥医疗队队员,曾在摩洛哥工作两年多,那时正值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足球赛,摩洛哥也是一匹黑马,闯入十六强。小小摩洛哥,为什么

会在足球世界中,取得如此卓越的成绩?笔者想以目睹的感受与读者共享。

足球,在摩洛哥是最受重视的一项体育运动,每逢重大国际、国内比赛,电视台、电台大多每场必播,这时候大小咖啡馆的电视机前,人山人海,一片喧闹,连医院门诊部的病人都明显减少,一些

如果把徐汇当作一本厚重的大书,我们从哪一页翻起呢?在车水马龙的徐家汇街头,我不由自主走向光启公园,从光启墓和徐光启纪念馆追寻他的足迹。这个开篇不仅因为“徐汇”得名与之相关,而且四百多年前徐光启以睿智的眼光穿透历史,将科学与启蒙带入了一个古老民族的思考中。天文学家高鲁曾赞他:“三百年来负沟通文化先驱之责者,明徐相国文定公也。徐文定公有果敢精神,具远大识量,笃好新学,孜孜译著。”徐光启的眼光中有智慧、开放和世界。今天,闹市喧嚣,光启公园别有一番清幽,我仿佛仍然能感受到徐光启那目光中的坚毅和执着,它也代表着徐汇的品格。

老照片上的徐家汇,没有这么多高楼,且只有黑白两色。我在寻找一个叫“土山湾”的地方,河滨变通衢,“土山”也踪迹难寻。然而,蒲汇塘路上的土山湾博物馆却把这一段历史留在了徐汇这本大书中。翻开这一章,引人瞩目的足色彩。土山湾画馆培养的中国最初几代西洋画家,把眼所见心所感变成了五颜六色的图画,表达了二十世纪初叶上海这座城市乃至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图像和色彩。说到它的

夜光杯

我对崔大婶说:北大荒冷,我穿不上这个!崔大婶笑着对我说:傻孩子,这是丝棉裤,比你身上穿的暖和多了!快换上,北大荒天寒地冻的,别冻坏了,闹成了寒腿,可是一辈子的事。

这是崔大婶为我特意做了一条丝棉裤,这是我这一辈子穿的第一条也是唯一一条丝棉裤。那棉裤做得特别好,由于里面絮的是丝棉,又喧腾又轻巧,针脚分外细密。我换上这条丝棉裤,感动得很,一再感谢她,夸她的手艺好。她叹口气说:你亲娘要是还活着,她比我做活儿好,还要细呢!她说这番话的时候,让我从她的眼睛里能够看到对往昔的一种回忆,也让我看到只有作为母亲才有的一种慈爱之情。

如今,花园大院已经没有了。建国家大剧院,花园大院拆迁,崔大婶一家分到了玉蜓桥边高层楼房里的一套单元房。

很多地方,很多亲人,很多时光,都不在了。那条丝棉裤,还埋在我的箱底。偶然翻箱子时看见它,心里会很感伤。几年前冬天,在美国布鲁明顿孩子家,读到一本《徐渭集》,看到里面的一首诗:“黄金小纽茜衫湿,绣犹犹存举案痕。开匣不知双泪下,满庭积雪一灯昏。”诗中的衣衫,是徐渭亡妻的。但不知为什么,一下子让我想起崔大婶给我做的那条丝棉裤。我抄下这首诗,竟也泪眼朦胧。那一晚,布鲁明顿不仅也是积雪满庭,而且,雪一直在下,纷纷下了一夜。

医务人员都偷闲溜到电视机前,企图一饱眼福。若比赛是在摩洛哥国内进行,国王和王子也会御驾亲临,以资鼓励。接着,电台、电视台、报纸都会有众多报道和评论,街头巷尾的议论也会持续多天。一些著名国际、国内球星,差不多男女老少皆知,许多青少年都把他们视作偶像。

在我工作的中国医疗队驻地隔壁,有一块空旷的场地,从早到晚热闹非凡,踢球之声不绝于耳。场地的中央由青年或年龄较大的中学生占领,两边则为小学生踢球之地。众多青少年如此酷爱足球,而且自幼锻炼,这大概就是摩洛哥足球异军突起的主要原因吧!

目睹摩洛哥足球热

周小寒

影响,学者张伟、张晓依在《土山湾画馆人物志》中认为:上海的第一代西画家王安德、范殷儒、徐咏青、张允仁等都在这里学习过,任伯年、周湘、张聿光、丁悚、徐悲鸿、刘海粟、陈抱一、杭稚英等都间接受到过影响。徐悲鸿在《新艺术运动之回顾与前瞻》中认为土山湾画馆是“中国西洋画之摇篮”。抛开具体的艺术史,我更愿意把土山湾画馆的这抹色

彩看作一种象征,其中有上海人的呼唤、渴望,有徐汇的丰富和斑斓,犹如衡复风貌区的四时斑斓:安福路的蔷薇花开了,衡山路的凌霄红了,武康路的梧桐也黄了……姹紫嫣红,争奇斗艳,这是徐汇这本大书的基调。

在这里,我必然会翻到这本书激情饱满的一章,它的主角是巴金先生。他在上海的足迹中,徐汇是他安稳的家。从淮海坊到武康路,从《春》《秋》到《随想录》,巴金给这里带来润泽心灵的情感和温暖。而他自己,不论走到哪里,都情系这片土地。1979年,在巴黎,“在

己亥年寒假,在苏州大学任教的吾生井梅携其子罗一来访。罗一刚进小学,聪颖顽皮,坐定后问孩子他妈:“罗一有何才艺?”她说:“背唐诗还有绘画。”我拍着他的小脑袋说:“背一首听听。”罗一立马回应:“唐·张继,《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情致清远的名诗,在这新苏州人及她的后代的心目中,均是无须选择的姑苏首位城标,也是这座古城享誉天下的文化符号。由张继这首《枫桥夜泊》,引发了我对这座城市绵延不尽的情思。

1965年,我们正青春。女友文力要我去苏州拜访她父母,短短几天,他们待我如家人。其时,苏州胜景,应览尽览;苏州美食,应吃尽吃也。余暇与她的父亲夷白先生聊天,他知道我还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不乏文史素养,于是,谈诗衡文,好不怡然。“你喜欢哪一首描写苏州的古诗?”他问。我应声答道:“自然是那首张继的《枫桥夜泊》。”我也问:“您喜欢哪一首?”他也应声道:“自然也是《枫桥夜泊》,要说另有一番诗韵的要数杜荀鹤的《送人游吴》: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您说得正是,那浓浓的乡思,便是永远的乡愁。”他说:“诗中的河、桥、船,描画了名副其实的水城,姑苏不是历来有‘东方威尼斯’之雅称吗?”我接着说:“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写在公元13世纪,就将姑苏赞誉为‘东方威尼斯’”。

姑苏一别十三载,再次见到夷白先生,竟然是他的遗像。缘由:他是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家,以写杂文见长。1948年后,举家从上海移居苏州,在苏州图书馆工作,辍笔息文40余年。“文革”难逃一劫,在黑夜将要尽头时溘然而逝。1978年秋,苏州图书馆为蔡夷白先生洗刷冤案、平反昭雪。当代文学史家,以敏锐的目光也找到了文学史上蛰伏40多年的失踪者,被当代文学评论界公认为与冯雪峰、夏衍、平

襟亚等齐名的杂文家,而他的《夷白杂文》却一直在坊间流传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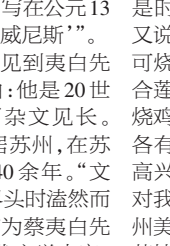
新世纪伊始,我在胥江府小住。阳光下,我站在桥头,鸟瞰胥江两岸,遐想不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日夜,入梦了:梦回春秋,古今通变终可求;心系吴越,花自芬芳水自流。

多年前,在上海观看北京人艺的历史剧《胆剑篇》(曹禺执笔)。大幕拉启,鲜活的历史人物一朝观众走来:吴王夫差(阖闾之子)、越王勾践最先走来,继

而是范蠡与西施,再就是吴越重臣伍子胥与文种……看得出来,当时北京人艺倾全院之力,大牌演员如刁光覃、童超、苏民、狄辛、郑榕、周正等悉数登台演出,演出相当成功,我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醒来。

拾梦姑苏,怀念的是故人,眷恋的是故土——她是我的第二故乡。令人惊奇的是,前梦与续梦,皆有伍子胥。是的,回望历史,姑苏人永远忘不了姑苏城最早的营造者——伍子胥(简称“姑胥”),如每年岁至端午,苏州人的习俗吃粽子,也是为了纪念“姑胥”,今年的第18届“苏州民俗文化 activities”就以“端午话姑胥,一起向未来”为主题。今胥门、胥口、胥江,都深深地记录着对他的思念,正如作家柳岸新著《西施传》所言:“世事变迁难随心,唯有曾经是隽永。”

壬寅中秋佳节恰逢教师节,井梅从苏州快递来了一箱鸡头米,妻子文力高兴地告诉我,来得正是时候,新苏州人井梅已融入苏州了。又说,她少时随母亲帮厨,学会了鸡头米可烧成甜咸二品。翌日早餐,她煮的百合莲子白木耳芡实羹,软糯香甜;午间又烧鸡头米炒虾仁,鲜嫩可口。甜咸皆佳,各有特色,那味道真的很姑苏。文力很高兴接受他人对她这一厨艺的夸奖,又对我这个“苏州女婿”滔滔不绝地数起苏州美食谱,那是一种幼时的记忆,一种姑苏情的牵挂,一种永远的乡愁。



素韵清音 (中国画) 蔡瑞

这里我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却是北京的长安街和上海的淮海路、杭州的西湖和广东的乡村,还有成都的街口有双眼皮的那条小街……”(《愿化泥土》)在武康路113号巴金故居的多媒体室中镌刻着一段老人晚年的题词:“在我的心灵中有一个愿望:我愿每个人都住有住房,每张口都有饱饭,每颗心都得到温暖。我要揩干每个人的眼泪,不让任何人落掉别人的一根头发。”这句来自他的意大利“先生”的言辞成为巴金一生的社会理想。这不仅仅是情感,更是一种充满着大爱的情怀。这样的情怀,在街巷中流淌,在树木的枝叶间发光,在每个人心中生根,这样的人间何其美好。

那高远的眼光,那斑斓的色彩,那大爱的情怀……它们使徐汇这本书充满魅力,又时时保持活力。我听说在徐家汇教堂广场南侧的徐家汇书院已经开放,这是徐汇区图书馆展现给公众的又一个倩影。在这里,将收藏着徐光启、土山湾的画家们和巴金等人的书和人生华章,我几乎迫不及待要再一次翻起!

高博文和徐汇的书缘不浅,请读明日本栏。

十日谈
阅读徐汇
责编:郭影